

踏歌行

傍晚

李明亮

那些绿
在河滩的卵石和沙子上铺展开来
织成的毯子
多么厚实
牛羊们有立有卧
吃草或观云

一片霞光落到透明的河心
飞鸟逐入深潭
游鱼跃至金色的天际
放牧的人正背着蓑笠
从茶园
踩着石径下山

苍穹之下
那片掩映在树林中的
白墙黑瓦的村落
被斑驳的夕晖打磨得有点怀旧

几缕炊烟
慢腾腾扭出身子
在半山腰抱成一团
又连手把淡黑的天幕扯下来
裹紧农人们整日的辛劳
让他们
在只有虫鸣的夜里
睡得更加香甜

未曾谋面的热心人

杭起义

5年前,我曾尝试将钱钟书先生的学术成果运用于中学语文课堂教学,包括“打通”说、“企慕情境”说、“农山心境”说、“史蕴诗心”说等,部分文稿已经拟就,打算在一家语文刊物上开辟一个“在中学讲钱学”专栏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栾贵明先生辗转得知,觉得此举很有意义。他于1964年进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古代组从事研究工作,受到钱钟书先生的指导,并结下忘年之交。栾先生来信肯定了这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教学实践,并就具体内容提出建议,希望我能将钱先生的文学作品也纳入其中,并让学生了解、学习钱先生的好学风精神。

接着,栾先生所著《小说逸语——钱钟书〈围城〉九段》出版,他寄了一本给我。受他的启发,我增添了钱钟书散文与小说《围城》(节选)的阅读教学计划。不久,“在中学讲钱学”专栏的12篇文章如愿发表在《语文教学通讯》学术刊。我将此专栏稿件加上若干评论,集成《在中学讲钱学》书稿,寄给了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,于2019年10月正式出版。

栾先生读到我在拙著后记中的感谢之辞时,又在微信中说:“只要有利于推广钱先生的学术成果和好学精神,都是我的快乐,所以要先谢谢你,赐我快乐的朋友。”让人格外感动!

不久,栾先生转发在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公众号上发表的《数学考了15分的钱钟书出了道计算机题,这些人研究了35年》一文给我。其实,我早就知道,他曾受钱先生委托,于1985年创建中国社会科学院计算机室,致力于“中国古典数字工程”的研究与开发,历经磨难而不悔。35年来,该项目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,并陆续出版了《全唐诗索引》《中华史表》《永乐大典索引》《全唐文新编》《宋诗纪事补正》《十三经索引》等巨著,还有《上古帝王集》《夏商周三代君主集》《子目》等系列丛书。可以说,栾先生以“犹将有限事无穷”的精神,几十年孜孜以求,“不辱使命”,成绩卓著,为中国古代文献的保存、整理、研究与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我们聊起“中国古典数字工程”,他说:“这个数字工程功能强大,有机会你也可以出个题目,检测一下。”到了2021年春天,我写论文,苦于某个关键词语出处不明,担心误用错用,便请他帮忙。他上班后将搜索结果用电子稿发给我。“数字工程”果然是“拾穗摩遗”“俾求全征献”,而且追本穷源,如此神速,否则即便皓首穷经,也难以将其出处“一网打尽”。我不得不叹服钱先生的眼光和栾先生的毅力。

一次,栾先生告诉我,“北京扫叶”正在编写一本《风雨默存》以纪念钱先生,希望我能写一篇文章。我遵命完稿,题为《钱钟书不可缺席中学语文教学》。一本纪念钱先生的文集能够空出几页给一位中学语文老师,我是何其幸运。

2022年元月,栾先生转来他当年到访钱家时的录音《天堂里的笑声》时,我曾好奇地问过他几个小问题。《天堂里的笑声》从栾先生进入钱宅始,就听到“喝甜味”“吃苹果”之类的招呼,还有谈《围城》、亭子间往事,谈国际时事、美国博士等等。那天钱瑗是主角,气氛非常好。

听了几遍,下班后我就问栾先生:“钱家三口知道您在录音吗?”他说:“是经过钱先生同意的,但他不允许看到录音机……不但录音多,书信也多。该适当公布了,来看钱先生是怎样预言这个世界的。太神奇了……我已经花了八年,一点点地以文字录出来,至今还在做。”

我与栾先生最后一次微信联系是2022年10月22日,那天他转来白小麦发表在《百年潮》上“八页长文”的手机拍图,我知道他在病中,只略示谢意,未敢过多叨扰。不料栾先生竟于2022年12月19日逝世。我哀悼良久,默默悼念这位未曾谋面的热心长者。

栾贵明先生追随钱钟书先生三十余年,又与钱先生同月同日逝世,谁知这是缘分还是天意?

那一行大雁并未远去

浦子

人一件件搬。他说,上上下下踩了多少台阶,数也数不清。他的感觉是,人一出生,就是为了踩这些台阶的,而且是上升的台阶。

二

20多年过去了,我深深记得储吉旺的眼神。那时候,他60岁刚出头,腰板笔挺,他说是当过兵之故。他的眼睛虽然看上去有了岁月的痕迹,却像是放在炉火中淬炼过一般。用咄咄逼人形容他的目光,或比炯炯有神更为准确一些。

我至今仍然记得储吉旺以这样的眼神,说起他与美国客商唐蹦的一次谈判。正是7月最热的时间,他与唐蹦躲在宾馆空调房里,价格谈判正处于胶着时期,对方居然突发奇想,问他可不可以一起去楼顶晒太阳?翻译告诉他说美国人体格好,日光浴是享受。

唐蹦高高的身子与他矮小的身子形成强烈对比。行,他仰起头来说,走,晒太阳去。两个小时过去了,如火的阳光直把他和唐蹦还有随行的朋友和翻译都晒得大汗淋漓。他的头也晕乎起来,可他在心里命令自己,坚持住,不能低头,更不能认输。再过了半小时,“日光浴”以唐蹦朋友提议而结束。两个美国客商看着全身被晒得通红却不吭声的他,耸了耸肩。下午的谈判异常顺利,美国客商以他的理想价格签订了合同。

他说,得敞开心扉,学习和接纳西方的先进之处。公司请了3位外国专家来指导,产品质量上了一个台阶。1995年,如意公司通过了ISO9000认证。1996年,如意公司再次通过ISO9000认证复检。如意公司的手动液压搬运车,终于获得了国际通行证。

我看到他用这个目光说,他从少年时就想着当作家。他说别人说他是儒商,是和社会朋友对他的褒奖,自己并不是,离儒商太远了。截至2003年,他出版了《我与外商打交道》《风雨四十年》《谈恋爱与谈生意》《谈文化与谈生意》等5本书。那时候公司年产值最高只有4亿元,而用于慈善事业的资金总额达800余万元。

三

再访如意公司是20年之后,我看办公楼和厂房变化不大,树更粗,花更多,草更绿,流经厂区的颜公河水变清澈了。

走进他的办公室时,已经有人在里边热烈交谈。我的眼睛却直盯着那双手,那双柔软又温暖的手掌,在其说话时,时时举在胸前,仿佛在那里宣示什么,又如一把刀,像是在不断斩断什么。现在,他只是公司的名誉董事长,2012年,他就将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位子交给了儿子储江。

而这20年里,他抓到了什么?他还要抓什么?

储吉旺说,喝,喝。我选择了茶。说话时,我看到那只举起的手掌,比起20年前要黑了不少,可手掌的厚度未改,手指依然粗大。

储吉旺说,20年里企业变化大,变的是观念。他说日本有一家生产筷子的企业居然上了百年。我的企业最初生产的是拉紧器,小产品,大也大了,可是做成像日本那家生产筷子的企业一样总行吧。而搬运车等产品,想的是做大它。20年来,企业一步一个脚印,踏实走来。从原来的手动液压到后来的电动搬运车、平台车、堆高车、叉车等电动仓储物流机械,近年来又开发了无人驾驶AGV等仓储物流机械产品。企业规模也由之前的年产值4亿元到了目前的12亿元,自有资金大大增加。有些做大了。

哦,我在心里说,这一双手,果然抓的与20年前不一样。

这时候,我才仔细瞧对方的眼睛,才发现目光与20年前相比,有过之而无不及。那是一个企业家的事业心,不会因岁月而蚀去能量。

10年前,储吉旺说,要让工人穿着西装拿着电脑上班。现在看来,员工中三分之一已经实现。公司这些年逐渐采用了SAP、BOM等曼斯特数字化生产方式和设备。

这起因于他去参观德国一家同类型同规模的企业,那里员工只有100多人,而同期如意公司的员工达到1200人。

穿越古今的小河

俞天立

船、拂堤柳、饮茶客。显然的,对岸的人也在望着我,我也是他们眼中的风景了。他们品茶闲坐,安享暖洋洋的阳光。一个手持长镜头的摄影师从中凸显了出来,仿若灵动的、斜逸出的一笔,又把我这边的画面收进他的镜头里了。散淡悠闲的游客和茶客,目送水码头边的木船,仿佛目光也随船远走。清风掠过抽芽的春柳,擦过清瘦的紫竹,便将一河的碧绿轻轻带起,宛若白娘子遗落的一枚碧玉簪。

经过改造整修后,小河直街古旧可亲,老韵犹存,说杭州话的原住民老街坊也都在。沿街住户商户爱美,种花植草几成风尚,茶花、桃花、桂花、杜鹃、月季、芍药、丁香、海棠、紫薇、玉兰等,花开四季,香飘满街。我想,陆游的“小楼一夜听春雨,深巷明朝卖杏花”,写景写情写爱花人赞赏花人,怕也是写一城一池呢!

我坐在小院临水露台喝茶,一座民国时期的老宅成为屏风。老宅名唤姚宅,面河而立,二层砖木结构建筑,也是古代传统民居向近代城市住宅转型的代表。顶为灰幔,上覆平瓦。青灰色的砖墙上爬满了枯枝藤蔓,仿佛道道锁扣锁住了近百年时光。姚宅第一代主人姚金鑫于八十多年前自永康迁居于此,在水码头边办起“永达木行”,做起南北水路木材生意。为定居安家,繁衍后代,姚金鑫自主设计了三幢青砖黑瓦的西式小楼,历时四年修筑完成。八十多年了,姚宅栉风沐雨,木门斑驳,墙体渐渐开裂。最终经过拆迁改造,

只留下了眼前这栋楼。2007年运河沿岸旧改期间,现主人放弃优厚的安置补偿,回迁老宅。

小河直街民居多为面街一楼开商铺、二楼作居所,姚宅也不例外。几棵老树冠盖如荫,夏日驻足倍感几分阴凉。宅子一楼是间茶馆,临河水榭露台青绿满目,引得茶客络绎不绝。老杭州人讲究情调,总爱来老地方喝上几盏。我也是。我的茶汤分明是能喝出历史韵味的。一杯茶,一扇窗,一道河,一条街,一座城。啜饮几口,“吱嘎——哗哗——”放排声、号子声、摇橹声,便随岁月的流淌漫入耳廓了。

和姚宅隔岸相对的,便是鼎鼎大名的方增昌酱园了。酱园创设于1860年,是杭州老字号酱菜作坊,也是拱墅区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二进三开门的院落,酱油、豆瓣酱、酱萝卜、酱瓜、酱鸭、酱带鱼排列得整整齐齐,更有西湖藕粉,随客可自取一碗品尝。方增昌酱园是古法制酱的坚守者,有生产基地,选豆、炒豆、打坯、晾坯、打耙,耗时漫长却有条不紊。但最让我心动的,是要靠人力随时翻动晾晒的“酱扁甑”,制酱师傅三伏天都得站在场子上,晒酱晒满一百八十天。费时费力的工序,酱园主人倒乐在其中。

路过街边的咖啡店,一只米黄色小猫正在木沙发上晒太阳。“它叫什么名字?”我问主人。“它叫四月。”“四月?真是有趣的名字!”“是的,还有两只,三月和五月,在里边呢。”我抚摸起小猫毛茸茸的脑袋,它眼神清俊,凝视

心香一瓣

我知道《浙东文学》平台连载了我的中篇报告文学《中国如意》,却不知道如此受读者喜欢。翻翻那本原载此文《人民文学》杂志(2003年8期),都快过去20年了,直叹岁月易逝。因此,我再访了如意公司和储吉旺。

一

我记得那是2003年3月的一天,春寒料峭,我在采访完走出如意公司时,看到有一行大雁由南向北飞行,文中主人公储吉旺说,现在北方已经是春天,整个中国都是春天了。1978年,改革开放提供了机遇。不仅是越来越明显的物质状态的变化,还有精神层面的变化,我想起当地颇有名望的民营企业如意公司。

20年过去了,在我心里记忆最深的,不是那占地9.2万平方米的新厂区——新的办公楼车间,连栽培的树木和刚长出来的春草也是新的,包括那里清新的空气、小桥流水、亭台楼阁,这是宁海科技工业园区首家竣工投产的企业。而是手,负责人储吉旺的手。有些短,手指粗大,最是那手掌,握在我手里,特别的柔软和温暖。

这一双手,是如何握住这么多财富的?采访得知,他在宁海县茶院乡一个叫西林的小村子出生长大,家里穷得连上学的鞋也没有,甚至那一双父母给的草鞋也不舍得穿。寒冷的冬日里,赤了脚在路上跑才不至于冻脚,到了学校才将草鞋套上。

他在我面前挥了挥手说,改革开放的机会,我不顾一切地抓住。

也因为受过穷,在经商办企业的历程中,那些苦他都忍了。他讲述企业初创时期出差拉业务时,住地下室甚至桥洞,忍饥挨饿。有一次,一个业务方家里办婚事,家具未上漆,他主动给做油漆工。几个通宵在昏暗不通风的地下室给家具打磨上漆,正值酷暑闷热加上油漆味,几度晕倒在地。醒了挣扎起来继续做。婚期快到,需要将家具搬上五楼,他硬是一个

艺境



中国画《万壑争流》李杨 作

吾土吾情

历史无言,运河有声。

杭州城有那么一处地方,外乡人大抵不知晓更无缘踏足,老底子杭州人却沉醉其中流连不已。老街、巷弄、河埠、拱桥、篷船、手作、茶馆,市井风情从历史的册页中溢出,复古的街市变得鲜活起来,不论匆匆走过还是细细品览都可以忘却烦忧。

这里,就是小河直街历史文化街区,清末民初遗存的瑰宝。小河是京杭大运河的支流之一,与大运河主干道、余杭塘河相交汇,在三岔河口形成了一处古街聚落,这就是小河直街了。从南宋时始,这里就成为京杭大运河漕运副线,漕运储运繁华,物资粮草阜盛。诗人董嗣果回乡,途经小河留下诗云:“指出飞梁是北新,羁怀冰释返吾真。归逢乡井心才稳,羞对湖山迹已陈。”

至清末民国,小河沿街已是人稠物穰,盐铺、铁店、酱园、茶坊、木行、柴店、蜡烛店、碾米店、剃头店五行八作林立杂陈,服务于航运工生活出行,成为杭城市井文化的精致缩影。自1929年始,沿河设立的“小河车站”,正式成为京杭国道的起点,溯运河、出瓶窑,为抗日救亡、民族解放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。

闲看对岸,我是此岸底边题写的一个落款,宣纸的白是民居的墙,笔墨的黑是墙上的瓦。黑白双色中,墨色洒出两岸的乌篷